馮少墟集卷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辨學録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矣後世學者寖失其宗不知中之所在而槩以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

其原蓋淫於佛氏空覺極圓之說以無善為心體以天生蒸民本有之性悉掃而空之其弊至於率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尤自以為無礙也聖學之蓁蕪可勝慨哉少墟馮公潛心理學積有歲年精一之功入於無間近得其所與諸門人辨學錄讀之直指心之理為道心以心之覺為人心道心非無覺以覺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之秘蓋

攸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

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儒學只有一箇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總是一箇善為總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蓋之矣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

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參此學於十餘年之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理益深辨學愈督頃者不敏叨撫榆陽得以所學正一宗遠求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

其徒賢知之過者寢淫亂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

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而覈其實則垂仲好為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涯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闢切之所在而剖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錄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

張孝廉心虞傳其錄者張右丞憲周仲好有訂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關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可無錄錄不可無傳矣

又

余自秦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錄迫余序之余所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諸耳久之得全錄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善淺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知妙圓體自空寂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窺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簧

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噬人之獸可為瞿曇比丘十千之魚盡為忉利天子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曰心法起滅天地朱子惜其明心而曾不得心為之用見性而曾不得性為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為性而非義理之性以惟危之人心為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何殊此其學術視吾儒本原若緇素然又安性而不謬哉吾儒萬物皆備于我而釋惡外物吾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釋以理為障吾儒學不躐等而釋病其迂一超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其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文所云抑自覺其陋而更出已意益求前人所不及者入之而諱其怪幻鄒俚之談如朱熹陽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念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遷謫時刻地說禪

者有謂識透即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自罪惡是禪學且為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于輪迴因果之事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衆生方了菩提衆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為也昔鵞湖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無求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是矣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

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辨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一截儒得聖人之下一截是以下學上達為二學也曰儒釋本同而未異是以物

有本末為二物也無為貴辨矣仲好直窮其本之不同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斷芟夷蘊崇之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其詳具遺書語録文集中而本朝惟羅文莊困知記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書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傅即銳然志於聖學先後從敬菴魯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柱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録學會約善利圖説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録一書尤先生静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

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異端陷穽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自在而行彼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飄不繫之舟試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惻惻欲人求之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

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闇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異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

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警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闇汶魯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學古之統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槩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

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剩語矣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果至今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

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緊說不得有亦一緊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緊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

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摠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一切總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邪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

本體也今欲一切摠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耶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曰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

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麽便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君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既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問人心一緊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緊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

右十六章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

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于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于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原是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之說或亦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

有意為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無惡善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也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有其善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一字病痛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為名之心為善或以為利之心為善或又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假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為善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至于私則善于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益助其病而速之亡乎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為無善以藥人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

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為清之清源之清為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

右二十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夷狄有君子必有小人至

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夷狄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夷無夏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字下得有毒道字占得地步堯千古大聖人也稱之原非譽而曰譽令人不敢開口矣故曰毒堯桀兩忘原非道而曰道雖自己占地步其如害道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蹠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關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矣無善之善其說蓋本之此嗚呼以不可道為道以不德為德以無善為善則善者為有善之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紲而小人肆矣

右二十四章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一家不知人心原是活的心之神明原不可測如無一分公心便有一分私心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公私理欲原相為貞勝原不容並立原無一切俱無之理今却欲無無亦無不知公心一無私心便有善心一無惡心便有無者真自信其無有者又不覺其有一不覺其有雖流禍至于不可抹藥而亦不自覺矣是無無亦無之說徒陰縱私欲而使之長也豈能無無亦無

哉

右二十五章

君子無心于功名却有心于斯世小人無心于斯世却有心于功名

右二十六章

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無主以公為主則私之物自無矣以理為主則欲之物自無矣警如太陽當空則魍魎自息主翁在室則僕隸自馴若懲魍魎而併揜太陽懲僕隸而併逐主翁吾惧其魍魎愈熾而僕隸愈縱橫也是誰之過與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人心不可無主之說也

右二十七章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學為善善德只是一箇善為德只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

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曰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孳孳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右二十八章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心為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梁曰有意梁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右二十九章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回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有善之善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為奇矣

右三十章

異端之說陽欲高出吾儒陰實左袒世俗此所以嗜好者多且世俗之人有明白好利忘義者亦有內好利而外假仁義者這等人自已不喻義為善而又忌他人之喻義為善心欲非之而無其辭今一旦倡為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而又極稱無無亦無之說以伸其辨彼世俗之人聞此言欣然得借借以非人益欣然得借以自便如此豈有不嗜好之理彼其說誠有以陰中其心故也其他如聖人不仁伯夷先名一切無礙之類未易枚舉摠只是左袒世俗此所以學異端者多好利敗名非其人甘于不肖亦其說自誤之耳

右三十一章

易曰易有太極又曰無思無為若曰這箇太極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思無為若不說出箇易有太極而第曰無思無為不知無思無為的是箇何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曰這箇物則乃天地間

自然的道理故曰無聲無臭若不說出箇有物有則而第曰無聲無臭不知無聲無臭的又是箇何物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與佛氏不同若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并無太極無聲臭而并無物則也有是理乎講的雖是吾儒的話頭其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或曰中庸引無聲無臭亦不曾說出物則何也曰中庸雖不曾說出物則不知所謂德所謂敬信所謂篤恭者是何物耶若丟過德丟過敬信篤恭而直曰無聲無臭有是理乎孔子曰毋意又曰誠意曰無知又曰致知若曰必誠意而後能毋意必致知而後能無知也必毋意而後見其真能誠意必無知而後見其真能致知也故曰誠無為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無為却有誠雖無知識却有帝則若丟過誠意而專講無意丟過致知而專講無知則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慈湖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所闕有不為異可謂千古名言惜乎以無意為宗而不信誠意令人有餘恨也

右三十二章

吾儒之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異端之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恰似一樣不知吾儒所謂太極指實理而言異端所謂有物指谷神玄牝而言不可不辨

右三十三章

自異學言無而世儒多爭言無以為精微奥妙不知精微奥妙處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敢道這有之一字說他不精微奥妙不得

右三十四章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此堯舜首開萬世教學之原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箇有字何等明白而異學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

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後知聖人之為慮遠而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右三十五章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為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脩道之教脩此者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為故曰無思無為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無為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奧妙曰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平即奇即顯即微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

右三十六章

問無思無為大意曰無思無為何思何慮此吾儒之微言也而混佛者亦多喜談之不可不辨昔有一士人問某公無思無為之說者答曰汝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

眠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其人聞其言大悅不知這等講無思無為便是佛氏之肯或問如何是吾儒之肯曰不過就某公之言下一轉語耳曰目自能視視自能明耳自能聽聽自能聰饑來自能喫飯喫飯自能知味倦來自能眠眠自能知節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如此講無思無為便是吾儒之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何也彼只說目自能視更不說論理之可視不可視有

這箇明的道理只說耳自能聽更不說論理之可聽不可聽有這箇聰的道理只說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有這箇知味知節的道理若曰一論可不可便是有揀擇心有分別心有取捨心便是有思有為便不是了不知目雖自能視耳雖自能聽饑來雖自能喫飯倦來雖自能眠這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

原都是天生來隨耳目口體自然有的豈待思
豈待為豈有所揀擇分別取捨于其間哉某公
之言未嘗不是只是丟過理字空說目能視耳
能聽饑來能喫飯倦來能眠單在氣質情欲上
說所以為異端所以惑人耳且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全在此理之一字若不論理則禽
獸目亦自能視耳亦自能聽饑來亦自能食倦
來亦自能眠亦無思無為人與物何以辨別而
人又何以參三才而稱靈于萬物哉故曰此毫

釐千里之辨也且如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
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
遂以此為真性遂把吾儒這箇理字以為出于
有思有為出于偽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莊子
以仁義為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
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箇見孺子而怵惕覩親
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
以提醒世迷見得吾儒這箇理字也是天生來

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功夫千言萬語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擾苗非强世也吾儒指的是理異端指的是欲各人宗旨不同若不察而第曰均講無思無為均講何思何慮是以吾儒之微言為異端之口實也其不至于援儒入佛推佛附儒者幾希

右三十七章

問如何是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曰今人乍見大賓承大祭雖甚放肆之人未有不竦然起敬者有思乎有為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雖費思為不過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耳至于已饑思食已溺思拯有思乎有為乎禹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也稷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也亦只是思這箇無思的道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有思乎有為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只是為這箇

無為的道理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此千古聖學真傳不然起頭一步先錯縱思為到底只成就得一箇五霸假之學問思為愈熟真心愈喪

右三十八章

問守與化曰守之又守以至于化便是化如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如此是化可為也自以為得便是無所得一放開便是半塗而廢便是功虧一簣便不是化化只是守到純熟相忘處非越過守別求化也守與化功夫雖有生熟之別却不是判然兩條路或者又云既得後不可放開太早不知只一放開便不是說不得遲早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若孔子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說我得矣便放開便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卒至于流弊不可言

右三十九章

只說放開便是無所得譬之古人寫字雖寫到

縱橫變化無所不妙處只是熟了其實不是放開義之醉後寫蘭亭只是義之把一生精神都着在字上一息不曾放開所以入于神化而不自知此正見義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學可知

右四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越過大字說不得化越過聖字說不得不可知

右四十一章

論學當先辨宗宗旨明白功夫才能不差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宗旨全不相干只是後世高明之士講學不精見理不透誤混而為一一混而為一遂令人難以分辨毋論信佛者即吾儒中闢佛者亦多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脩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為闢佛適以尊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

功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而夫子由下學方能至也可乎脩而不悟豈曰真脩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脩也默而識之非悟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亦吾儒頓悟漸脩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于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粗也有是理哉故曰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也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所以彼法中原無用此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非舍也況宗旨一異即用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亦與吾儒不同又何論舍不舍也又況宗旨一異豈止舍下學舍漸

脩舍經世宰物若曰達無所達悟無所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土達頓悟明心見性亦欲舍之矣況學與脩哉而又何經世宰物之與有故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若宗旨不明而徒嘵嘵于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

右四十二章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倘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慚脩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摠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踊

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且儒佛既混于是談儒者稍求精便悞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入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雖大奸巨惡亦難以遽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則談儒者安得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何所借以肆其毀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如此是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左哉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異夫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強而同之而曰不

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為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為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說蓋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無庸辨矣

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佗別是一般話說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

動的這箇言雖說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說不論道理不論功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有宗門有教門宗

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教不相關由教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為教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又為空縛為法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脫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聞見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彼以為欲障固是至

為空縛為法縛彼又以為理障而惟有無不立脫縛雙遣後為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說的恰似玄妙不知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為障原不用功夫安得不以教為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無銜轡安得不自悞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煩吾儒之闢縷也

右四十四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儒之說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說則似之以為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

觀故能觀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觀而所以能觀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觀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寔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觀而天命真觀之理已具無觀故能觀以無觀而有觀之理也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覺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觀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觀之理亦不可得而觀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

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為無已發之和不為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

右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千惑人耳

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見所以不得不說無念所以不得不說無心

右四十七章

佛氏說空說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說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說的與吾儒未發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益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說真空諱無而說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

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說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說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

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諸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決矣

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中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

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闢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

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前此功天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面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

右五十一章

不講孔孟之孝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箇俗人

右五十二章

問佛氏千言萬語只要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何也曰然吾儒說去欲他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他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撥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箇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且使人人都講天理人欲四字明白便人人都勘破他的

病痛又安得不併此四字俱欲抹撥也且理欲之辨古聖賢言之甚詳彼欲抹撥理而卒不能抹欲回護欲而卒不能護于是又展轉其說以求勝而曰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欲何可無向所云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知欲明明德欲仁得仁欲字半虛半實指功夫說人欲之欲欲字全實指本體說安得混而為一況明德與仁俱是理欲明明德欲仁俱是在理上用功安得借口說是欲而曰欲不可去也學者雖

終日講寡欲如孟子講無欲如周子尚且不能寡不能無今曰欲不可去吾惧其欲之流禍不可言也且天地間理字原是抹撥不得的欲字原是回護不得的彼氏千言萬語徒以自誤耳

右五十三章

問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假仁假義天理即是人欲公貨公色人欲即是天理其說然否曰不然既天理即是人欲便是人欲既人欲即是天理便是天理如何說分別不得且仁義原是天

理假仁假義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貨色原是人欲公貨公色便是天理便不是人欲如此分別益覺明析而反曰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此陰為縱欲疵理之言不可不察也

右五十四章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高不騖玄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騖玄遠寔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也

右五十五章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倪發端之端源頭若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於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右五十六章

問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氏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何以別曰聖人之心渾然一團天理允有應感純是德性用事心體乾乾淨淨那裏有一毫意必固我若佛氏之無相無念是併天理德性而一切俱無也安得與吾儒之毋意必固我並論

右五十七章

問子絕四何不說子絕四絕意絕必絕固絕我

又何不說子毋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也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為妙絶者絶無之詞毋者禁止之詞絶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毋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絶而不言毋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不謂之孔子言毋而不言絶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亦不謂之孔子用毋字功夫造絶字地位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學所以異于人而知于天也解絶字為無字可解毋字為無字不可

右五十八章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為理尤不是惟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

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

右五十九章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安得說理在何處而以理為障也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右六十章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盖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右六十一章

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余少年正坐此病盖詩文翰墨雖與聲色貨利之欲不同

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謂之欲也既謂之欲余方病其為理之障也又安得復歸咎于理哉認欲為理而復歸咎于理誤矣余敢以此為理字雪千載不白之冤

右六十二章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減也減不去吾儒要添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箇字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為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于異端哉

右六十三章

問佛氏于性字上添一真字何也曰這箇真字極有說若曰這箇知覺運動的性是真則那箇仁義禮智的性是偽不待言矣不知知覺運動

固是真仁義禮智亦不是偽今既以知覺運動為真以仁義禮智為偽安得不以圓融廣大為真以規矩準繩為偽以恣情縱欲為真以存誠持敬為偽也世俗方坐此病而佛氏又從而羽翼之故至今深入膏肓而不可療藥悲夫

右六十四章

夫子與曾點與其素位而樂天非與其放縱而恣肆也人情方喜放縱而惡檢束而況又以佛氏先入之言為主于是托之春風沂水之樂以

騁其放縱恣肆之病至于狼狽決裂蓋亦不少也豈不惜哉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為樂事又起一重塵

右六十五章

陽明先生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說得極是若不言學而惟言自得是不深造之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必不得矣舍學求樂舍深造以道求自得此佛老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

右六十六章

問晉室諸賢皆一代高才何不知自愛至此曰當時老莊之教盛行人人皆錯認了道理誤以放言肆行簸棄禮法為真為高為無心為自然以謹言慎行顧惜名節為矯為偽為有心為沽名所以流蕩忘反至此非明知其非而故蹈之也又問彼獨無良知與曰良知自在只因一念錯認了道理遂大迷終身不悟耳

右六十七章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

右六十八章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絕仁棄義而于禮之一字掊擊尤甚如此病痛牢不可破恰似自古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丟過任意自家縱橫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

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為後世迂儒設不為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禄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衆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絶不相同人又柰何以禮為僞為迂以不狥禮法為真為自然我知此可以祛世俗之障可以破異端之說

右六十九章

喜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甘迂濶也以道德為事功乃真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桎梏也以檢束為寬大乃真寬大也不然厭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併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

俯寬大亦不可得矣于此見聖賢之見遠而世人之計左也

右七十章

問喜怒哀樂如何見得中節不中節曰我喜而人不以為可喜我怒而人不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不以為可哀樂便是不中節我喜而人皆以為可喜我怒而人皆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皆以為可哀樂便是中節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說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註解

解的何等明白又問何以天下之大本解未發之中曰若不解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吾儒之未發亦異端之無無亦無矣

右七十一章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是斧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牿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不是幽深玄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丟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玄虛便非孟子之旨

右七十二章

問惟心之謂與指的是人心是道心曰心只是一箇心那有兩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舍而復操便是道心操而復舍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僅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危惟微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

右七十三章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才見真心才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于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

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學果何時可明也

右七十四章

問自古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是者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穀反死人哉知此可以定儒佛之辨矣

右七十五章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見天生蒸民原都是儒曷嘗分其為儒其為佛哉但後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為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為儒為堯舜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

右七十六章

春秋嚴夷夏之防可謂憂深慮遠漢魏以來羌胡氐卑降者多處之內郡其後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趙宋始終與夷狄講和卒使胡元入主中國為天地古今之大變當時君臣豈其計不及此若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不當屑屑然自小漢家之制度云爾雖其說未嘗不是但四夷出入之防一潰先王荒服之制一紊其勢不至于以夷狄入主中國不止也履霜堅氷可不大為寒心哉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正春秋嚴夷夏之防之

右七十七章

歸斯受之此處正見吾道之大吾儒之無所不容故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然此就逃墨歸儒者言也若負固不服舉兵入寇而我開門延敵而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則禍不旋踵矣

右七十八章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彀盈舟皆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史傳所載尤為章明校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幻妄原非渺冥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誠者言其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彼佛氏之說悖誕不經誠不足道而或者乃以天地間如此實理實事反歸之佛豈未聞吾儒餘慶餘殃之說耶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嗚呼嚴矣

右七十九章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章後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脩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為天地間無善

惡報應之事不知一為報而脩德又是偽又不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既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彼不務安命而行險以徼幸真小人而愚者也

右八十章

子思前說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後便說質諸鬼神而無疑可見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兩引之以為證又可見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嗚呼盡之矣

右八十一章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

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問惟當泛論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著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露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忘以孔子自任也以孔

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憒其勢不至于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易流學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學者無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坐此病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而反令非學者得借為口實此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録中已詳為之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以跋于後與同志者共戒之

馮從吾又書

夫謂之學以學道也然道一而已矣而學則多岐焉故學不可不辨也明辨之先于篤行也孔門之正宗也故早之而功利也易辨也惟高之而寂空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死彼亦生死混之而無別淆之而不清非深于

聖道者不能析其弊而歸之正余少有志于學中間亦為異教所溺者數年近始悟而反之乃知吾道至足亦至精也歲乙巳至長安訪少墟馮兄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頗久日為辨難每至夜分喜而忘倦其高足弟子亦鱗鱗共集話也余稍發其端少墟則大闡其蘊辨虛實有無邪正幾微之介昭然如明鑑之燭鬚眉不爽也此非深于道者乎則其開我之迷而鼓我之趨者益誠不淺矣余別後少墟乃述其言次第

馮少墟集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却埽足不踰戶閾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會語孟書詔諸士溯洙泗淵源抉鄒魯秘密力闢蓁

蕪共階大道語具錄中其潛心理學篤信聖人情見乎辭矣而自題曰疑思且曰吾斯之未能疑何居千古聖學肇自唐虞允執一言直開草昧宣尼承之曰篤信好學曰信而好古未聞以疑示者即疑思問一語正思祛疑非求疑也至白沙先生始曰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仲好之旨其本此乎余謂疑信非有兩心疑正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眞信其可至然後宵秣馬脂車日征月邁亦必眞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躇岐路詳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溟渤望瀛洲方丈然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夫以前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既任其惶惑敝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扃鑰視天下爲無可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其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即疑益矣無問信不志于學即信非矣無問疑雖漆雕氏所謂

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傳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問序于余余寡昧不知學然夙辨此信心故以此堅多士之志若能疑與否則多士當自得之余何言仲好論著甚衆善利有圖辨學有錄訂士有編闢學有編其餘種種未艾率多發前賢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仲好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曆戊申孟夏既望關中年弟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獻一帙寓書曰願子一言以弁諸首獻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迺嘆曰先生眞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章自程朱頒降自

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內三尺童子皆能誦說掇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矣奚足疑矧先生爽然爲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秖藉爲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反厭薄聖賢之言爲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堯舜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愜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觀

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羣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閫奧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而孔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肯何約也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爲言無疑直矮人觀場者等耳烏能剖藩籬窺聖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若先生眞能以我觀書者矣漆雕氏曰吾斯之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曰思直謙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韋絕韋編矣夫以聖人天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絕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

生之疑思毋亦宣尼讀易之遺意乎名之曰讌
猷不敢知矣　肖

萬曆己酉春三月荊山門人楊嘉猷元忠甫書
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馮少墟篤志洙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
玩之隨有所得隨即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
錄寄音以貽不佞不佞讀之亦不能不疑疑而
不能不思也少墟之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
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起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能退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于
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即夫子亦必四十
而後不惑則四子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
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顏子疑於高堅前
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不
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多
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氷釋使當
時曾子不疑而不思即孔子啓以一貫恐不能

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疑之而不動則孟子浩然之氣亦由此疑思而得之故曰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曰即不思之本體而存之無事思念不必窮索運水搬柴即為神通妙用言則甚易而證則實難自謾謾人不淺吾恐於聖人明善誠身之學無當也少墟於四子書善疑而思之故有所得以成編大悟大徹可知已作聖之功不在茲乎若不佞亦不能無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之卜疑即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然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著疑團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為事為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爲少墟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爲少墟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爲舉業而作則爲文而解其義不爲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漢之訓詁吾終以爲得而未得是紙上之機括非心中之妙悟若疑思錄者則異於是爲德業而作不爲舉業而設若舉業則人疑思之可也何勞少墟疑而思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錄中多有精義不佞不能縷細數之惟在善讀者之自得也先是吾鄉端毅王公則有四書意見文簡呂公則有四書因問其書皆直接洙泗心傳不爲訓詁文辭之解知學者無不宗而主之今疑思錄出蓋稱鼎足矣王呂二先生而後學其在少墟乎

萬曆歲次己酉陽月望日岐陽友弟張舜典頓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足畧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余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詰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内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小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末不過發明前三節意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正是其本亂而末不能治處知本末則先後不待言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問知所先後則近道固矣至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於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已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至善見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已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分外求新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終先後之序這次序雖毫不可缺毫不可紊皆具於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強生拉節故謂之至善至善者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減者言之耳此善字即易繼善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

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體者此吾儒之學所以異于諸子百家也

心不妄動四字解靜字眞發古人所未發蓋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潑地的豈能不動只是不妄動便是靜非塊然如槁木死矣然後爲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

眞妄最難辨有眞者有妄者有似眞而妄似妄而眞者此處辨之不審則認眞爲妄認妄爲眞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眞妄之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謂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所先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爲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耳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玄說空耳

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

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立言之法不可作平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皆倣此例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為上文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閒居之時原為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聞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荆棘及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生葉生枝生幹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

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或曰閒居不慎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能知善知惡而慎之邪曰閒居之時一念方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知的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以

爲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爲惡若是只憑着自家良知致去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揀著此所以子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爲十目十手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頂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爲一也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徒鍼砭于病疾豐年不積蓄而徒稱貸于凶歲未雨不綢繆而徒拮据于倘乎此皆閒居不知愼而徒厭然于君子之類也

少壯不努力便知必傷悲于老大豐年不積蓄便知必稱貸于凶年是少壯不努力之日即傷悲于老大之日豐年不積蓄之日即稱貸于凶歲之日也豈待老大凶歲而後知哉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問十目十手別人的指視既這等嚴莫見莫顯自家的覩聞又這等眞人却不肯愼獨者何

故曰只是不曾着實講學若講的着實明自

未有不慎之理

天下事只是人不肯心誠求之若是肯心誠求之眞未有不中者縱不中亦不遠矣誠字求字最當體認

求字不是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是在自家心上痛痒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則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自然與粉飾太平者不同自然深入于民心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痒處非徒以法度強民于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強愛赤子赤子亦何嘗在外面強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僞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

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爲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爲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爲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

大學古本原有錯簡還當依朱子章句爲是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

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言不是門人記之者

疑思錄卷二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說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強人都是教人各自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強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沙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愼恐懼

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曰文武周公孔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曰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該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辭受取予爲末節以規矩準繩爲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猖狂自恣以禮爲僞以肆爲眞貽禍于天下後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先儒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爲不及故以過爲中而失之過愚不肖誤以中爲過故以不及爲中而失之不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太高遠太玄虛太奧妙眞是不可能不知于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

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中庸便玄虛而流于佛氏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也曰此恡心也素隱行怪後世有述遵道而行無述可知無述則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絶去好名之心而後謂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愼有餘縱是到愷愷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改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爲能之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眞非聖人不能爲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傲上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怨天非不得于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尤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上
上焉若天之于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
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
可尤又何不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
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它人視之亦
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
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
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囂然自以為功多不肯言命到
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
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為小人行險者之口
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
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
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
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
福之類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懼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徼幸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徼幸二字眞令人可畏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自有異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耶非孔氏之肯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

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于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虧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等去處不知自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士

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儀三千威儀三百放縱恣肆以為眞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今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為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

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為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為尊耳非矯

採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遇無惡于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于志外省不疚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才是箇眞君子

中庸一書只是說了窮理盡性以至命一句故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而末云至矣至字即至命之至也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功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此其爲慮甚遠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子思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以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性之初則玄莫玄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常道之說眞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爲已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玄又莫玄于此也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即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本體源頭則異端隱微之病孰爲剖決道德不經之談眞足稱經于後世矣道學不爲之失傳哉此中庸所以不容不作也蓋有憂也

疑思錄卷三

讀論語上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下文二節意在內不然所學何事然既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說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此孔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即學而時習之說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慍之說也

而大學說明明德親民正至善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于天下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於修身意益明析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箇道理人已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賢授受之眞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也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于求師求友而樂于自寬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爲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爲何以能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爲覺于學字說不去

效先覺之所爲爲字下得極妙曰爲便落不得

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還非眞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眞覺自然已不得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為性故不消
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
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為性故曰人性皆善
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
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之心如太虛然
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
不慍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何

等平心易氣曷嘗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芥
蒂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
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
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
意此又慍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
問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為曰
在為仁又問為仁當從何處為曰在孝弟故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

然用功

爲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爲師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就自家爲弟子說爲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是泛說爲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子思而友顏般者不是等閑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舍此無餘事此所以

學有淵源非後世可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顏路顏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迪羅從彥父子師弟同師伊川蔡元定蔡沉父子同師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北山呂大鈞與橫渠同年而後師橫渠沈煥與象山爲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決其即此是學吳註謂抑揚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抑揚之

詞如以此爲慶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慶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

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否曰人難知何消說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正君子近裏着己之學也

問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爲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所以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如豈有不爲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從心縱心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然之謂從

問夫子千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予欲無言何也曰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

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

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上符

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道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病圖也知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曰病曰知不知令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上用功只是念頭爲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爲而爲夫子之言是無所爲而爲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有所爲無所爲不同耳夫子此章與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閒有行之者故子張學干禄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不一學者欲爲聖賢先要易業更說不得轉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爲聖爲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眞儒所以不多出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跅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
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宋之不競又何怪
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
我　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
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
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曰
其言如此其人可知此必理學眞儒無疑也
雖中間言行不相顧徒以文售者未必盡無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舉耳
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
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
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
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
生所學者盡皆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眞
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
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之原觀親骸而顙泚乃慕親之禮之原入太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

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不知容在何處豈肯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夷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舜反坫何也桓公之于仲即湯之于尹不是過而樹舜反坫仲何忍也仲方尊周以明君臣之分攘夷以峻夷夏之坊而樹舜反坫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桓公能攘夷狄之僭而不能攘自已之僭仲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管之樹舜反坫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吐哺握髮赤烏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節不知樹屏反坫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徹是仲也爲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罪也哉仲亦可惜也哉

淮陰羞列絳灌禍憯赤族管仲僭儗邦君老死牖下仲之不爲淮陰者亦倖耳可見爲人臣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

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已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爲寓

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為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光明正大之說也若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幻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疑夫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何為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乎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疑之何為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也易曰或之也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欲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夫子鄙其非士而自以為是孟子謂其為鄉原聖賢之為慮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矧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慎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慎行為偽放言肆行為眞夫謹言慎行中誠有偽者懲其偽只當進而在謹慎之中求眞

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眞進而求眞則爲眞君子退而求眞則爲眞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于道字可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于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後世溺于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

以崇正闢邪爲任者亦犁然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個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于吾儒而其學則浸淫于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舍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關繫學

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何也既非以道爲可樂又

將以何者為可樂乎禪學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鳶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丟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再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論力且能說就是力既曰說矣而又曰力不足何也再求之病只是把這道理認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足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回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既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為學勿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問汝為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其君也自異端絀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絀異端且往往混于異端而自絀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閎又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閎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絀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惟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

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已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已欲立已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少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責人也若自家不能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厚才謂之自任重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為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爲仁而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惟欲已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已達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稱已立已達否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爲已不然則楊氏爲我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之爲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
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
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
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絶句末云講到無
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
也講到無言處眞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
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
非誨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
不倦處若自以爲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
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眞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株之後枝葉花實已扶疎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答頃之問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從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口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于京悖侂胄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僞學之禁即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又時爲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爲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爲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韓苑洛講學其父蓮峰老人督之康僖公之門人爲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爲楊斛山當其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

此吾鄉前輩所以爲盛今父師之教子弟之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爲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不及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夫子何以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

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

顏子豈迂闊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不該徇人故孔子論貧富不論別人所好何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字正是聖人不肯徇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于世俗蹊逕

問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欲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仁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總只是要涵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真傳原在于此彼摩頂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說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為無明知其實而故為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良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甚深反落霸術畦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人不可測識非眞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巧顏子誠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犯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不能強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齊禮立規矩樹準繩昭然示人以可由之則使之家遵而戶守然而使民知之之意已在于由之之中特不強人人以必知耳中間有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奧妙固聖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聖人誠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為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繫豈小

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為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為而為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出必輿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為父御弟為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為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為慮甚遠

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多能是藝如射御釣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
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
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
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
不可謂之多能博文與多能蓋道與藝之別
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即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
不朽之事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為聖與
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

亦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
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
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
為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
為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
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為游藝之助則
可若以此為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

正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

自已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病在淺露自已無所不知而人或有問却含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鍾有聲特不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其為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自已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其其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已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

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已意思駕鶩孀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為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

顏子屢空是學別有所宗特援聖言以爲證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

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知不知上曰知而不自有其知誠上也但老氏之意明知其知而欲以上人先人故故爲不知以下之後之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又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知而故爲不知以愚人者也安得爲上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而不自有其知而又與天下人共進于知此吾儒之所謂上非異端之所謂

上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羣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來羣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此功夫耳

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聖人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自以爲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眞悟自然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

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

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爲經處常權處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說壞立字權是立之熟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然能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其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子立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

如尹彥明才謂之眞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恂當便便則便便當闇闇則闇闇當侃侃則侃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不然紺緅何以不餙紅紫何以不爲褻服羔裘玄冠何不以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爲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

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爲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善善象之意同即此足見聖門胞胞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眞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斥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爲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存焉爾

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

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馮少墟集卷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玄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將屢空空字宗何

晏之說解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矣

廉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發也若以貧窶動心而求富而曰廉一節耳則無忌憚甚矣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顏子處曰子在回何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矣

讀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則當時聖門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見故曰要識唐虞盛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遥遊是驕

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已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絶根欲襲而取之老子見世儒之襲取而亦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欲掊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已而欲掊而去之者其已為尤甚故夫子曰克已復禮為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而曰悟後全無礙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禮與非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是克已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聞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皐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于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

于衆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徃不迂處做則鞅斯操莽接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畝得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于天下中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一身關繫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學圃樊遲意思品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倫荷蓧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哉樊須也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是將此本来一念愛人真心或牿亡之或阻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驗執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合將此三言分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為最後是以已立已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也或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何也曰愛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愛人之說蓋徹內徹外徹始徹終而言也孟子不云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惻隱為仁之端是愛之根也充之保四海是愛之用也擴充到此則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徹內徹外徹始徹終道理故曰愛人愛之根處名曰天根愛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閒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以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先難後獲云也曰不言居處恭云則工夫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說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戶鄉隣之鬪者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泯泯無所建明者為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而怵惕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者吾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摠之從納交惡聲處出來終不是本來真愛終不謂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

来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昔友人問余顏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顏子但一陋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有王佐才夫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顏子不違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顏子矣然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倘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真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已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掀揭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斗筲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末方纔說出耳聖賢問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固知勉行何以能知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已寡過皆剩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繫學術不淺故不得不辨

問不行與克已同否曰克已有當下斬釘截鐵之意不行雖頗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已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斥不行而又無辭為克已解乃訓克為能訓已為由已之已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

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知未嘗復行行字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夫子猶然抑之者恐惹起務外狥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

執此一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此豈章惇為之哉宛然夫子不較伯寮孟子不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已以敬而後世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辨此蓋真僞之辨不明誤之耳何也君子修已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僞為敬以自附于君子于是乎有真僞之辨是真僞之辨蓋就敬之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僞以肆為真不知敬或有僞僞則為僞君子肆雖皆真真卻為真小人懲其為僞君子不于敬中求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

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欲真不欲僞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僞以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至愚又孰肯居已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辨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曰讀作去聲本為拔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使果有沒世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情之名而誤以為有稱之不疑比至無名而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怪名庸愈乎知此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何也曰務實不務名名必得務名不務實名必失可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疾沒世而名不稱處

問夫子既說誰譽誰毀譽下文却不曰如有所毀者其有所試而止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能好能惡聖人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

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于是世多求全之毀而衆惡必察者不可復得故夫子不得已以誰毀誰譽解之曰直知誰毀誰譽之為直則知有毀無譽之非直矣世顧以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何也曰此語誠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狂矣未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踽踽凉凉

凉譏俏矣未嘗樂道俏者之善也嘗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原何哉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

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直

問史闕文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為細故而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闕乎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敝且無憾況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二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說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摠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

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也

荀子性惡禮僞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僞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豈是隱得的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以褻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說不得他難養

士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真是難養至于士君子有招之而來麾之而去澄之而清淆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徵箕

比干之皆仁夷惠伊尹之皆聖不有孔孟之
說天下後世不幾于聚之于士君子果有悟
于斯理則眼界自寬家數自大開口自別
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
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邪曰自古聖賢寧可無
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夫人是要轉他出

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可不可之念故曰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
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
盖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
子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
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
曰惟我與爾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
可之念也非看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得君子之仕為行其君臣之義耳蓋當是時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

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可不可之念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共中間即有丟過義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人自家做了字人非緊以仕途為勢窟為利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徒有仲由以荷蓧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三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之仲尼必知既往之竟辟既知仲尼之徒有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後進雖志向稍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于耦耕荷蓧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眞儒耳有則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

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眞儒原不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眞儒雖不求人知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我余因是又有感焉夫天下大矣高賢大良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借口天下無真儒又借口真儒不求人知以自解是又沮溺夫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不知求知可也史何必自解以益其過我余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況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
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
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
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
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自是正經道理故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
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
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是
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
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
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
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
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觳觫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雖是燁燁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觳觫一念来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欛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欛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競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
殺觧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霸之辨不明欲天
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霸者率捷霸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
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
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
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霸之分不在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
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
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
四十年又不止必世矣王邪霸邪彼捷霸功
迂王道者特未之思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
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
翟之教行習俗以薄葬為賢而以厚葬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孟卒老于行也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

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反入北公黝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黝舍輩悻悻然妄以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

北宮黝孟施舍不是生来如此樣人若是生来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弊緣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往必勝處

學或一味徃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黝養勇孟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氣又添了內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黝舍告子之可及也

黝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苟則稿矣之說真為善喻

外侮之来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默無損
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默所損多矣學
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
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
来才是真氣節若默舍輩全是箇沒涵養的
人如何箏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
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来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
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秖緣胸中以氣節
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
有氣節者又多不信講學何也可惜可惜

說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
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
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

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養勇也黝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乃所頗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黝舍者安能善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來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三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丟過任他去罷縱丟不過却強制之使丟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其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本以牛羊自牧其萌蘖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最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不告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去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不得于言要求于心就求于心不得于心要求于氣就求于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此之謂吾儒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勿的是已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頗學孔子于夷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頗學孔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来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摠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都去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来有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来有的何不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来有的當必去假可知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是性中生来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之念便說不得真矣此說是否曰不然戰國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皆無不忍人之心將此不忍人一念盡抹撥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說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証若曰如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無怵惕惻隱之心如不信平日怵惕惻隱之心為真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要譽之人亦不可蓋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說又執定說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益失孟子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衆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人性原来皆善世間原来有公道只是人人信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人而已矣是說道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說道運道運有隆有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衍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貪暴者多取耳故一正其經界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為滕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象于有庫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愛有庫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真當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謂有王者興必来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定欣羡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不顧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已又曰堂高數仞簷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斥之曰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如此則孟子恰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邪霸邪古人云千定分無毫髮之益于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則知孟子非迂闊矣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盡出泰山巖巖氣象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

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丈夫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闥宇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

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道理原来又淫不得移不得屈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嘗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曰獨行其道邪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此馳驛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從者不是孟子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車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泰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泰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區區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亦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思以孝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說之非則孟子之非泰可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来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至有忿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闊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

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不辨自然退避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之差者誰之力也

疑思錄卷六

讀孟子下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荀卿後王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衆人堯舜其猶病諸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来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内樂而復還乎此才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

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人生来皆可為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来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

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疏瀹決排皆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

問橫逆之来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橫逆之来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之来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来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乎如顏子之犯而不校誤矣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遭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不言遭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遭際恐寬了自家反己功夫

問與禽獸異辨或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橫逆聞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真所謂大造無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詈橫逆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容易如的妄人禽獸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人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

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曰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修省又一毫不懈于已方是真正犯而不校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校順逆二語直中本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

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友為不激矣

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却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箇已幾箇已溺之心這箇箇已的心腸禹稷顏子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已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己的責任然後才辨此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己的責任便全然莫有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閫所謂大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己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猶己饑猶己溺之心臨事必無由己饑由己溺之思猶己由己摠只是一箇心腸

禹由己溺稷由己饑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玄虛只在辭受取與一稟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摠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氣槩然欲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者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則痛痒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

袒奢靡者之言啟浩一籌莫展是生来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来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来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盖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盖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才去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二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自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覿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来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覿面相處

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盡相面覿哉自古未有這等解友字者解之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于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才算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寃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皆勢不同不得不冒有過之跡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皆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日時勢又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恝棄揮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庫之民正所以愛

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封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自矣至于以德哀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我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而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大分別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此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觫又不可以廢禮思量一番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處若夫為不善如興兵搆怨之類是欲心陷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觳觫之牛而頎忍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易牛之才而頎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罪駕貽禍無窮

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豈心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果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豈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曰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不幾于憧憧往来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来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之人名者不知學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孟子得統于孔子處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求其放心勿求于心此孟子告子之別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

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便是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或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是否

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舍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雖必有事焉說不得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

言遂謂不操不舍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遠矣

凡說心非操舍之可言便是要舍的意思凡說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董猶不同器而藏賢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蓄必逮夫身然則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怪其以蕩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

徐行後長謂之弟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于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貳字上生来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寒暑晝夜乃天地之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夭壽不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倚靠墻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解顧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我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強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我非區區形骸之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別人自不容不反身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丟過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丟過了或怨天或尤人不肯強恕而行耳然所以不肯強恕而行者原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故孟子不得已直指其本體曰萬物皆備于我真是令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干則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我可知至于強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摠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此所以謂之異端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一身志量何樣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此志便是欄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近日講學者多佞佛而懲佛者併吾儒之學又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北弊非自今日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彼比自是彼此相懲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行不得已而有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髮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相懲至如讎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遇于塗向之相懲相敵如寇讎然者必且一哭而釋矣子莫方自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知已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已弊于兼愛兩家遞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顏子懲墨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至于老莊則絕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老莊之絕棄摠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虛文為體面為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絕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

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絕而棄之猶不失其為真乎而不知絕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毀裂綱常蔑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為糟粕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絕而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絕棄不該絕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絕而棄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義為可絕棄吾性亦可絕棄耶仁義即性性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能絕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及老莊曰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內者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

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充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于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敬之人乎堯舜此心途人亦此心人皆可以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讎之墨氏兼愛舉親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處看破讓國是好名非槩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羊爲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可以此爲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洽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人多乎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人多余曰如此則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爲近儒彼謂楊氏爲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訒所以養德也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

養心莫善于寡慾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訒言專為臟腑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嘗議晦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知陽明矣

余友人讀先生疑思錄問於小子訓曰周葵叔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于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石然茂叔為拋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係明於公絕疑於獨蓋指細人揣摩猜懷之疑不可有非謂吾儒察求心性之疑為可少也若

吾儒終求心性之疑一人無此則真覺閉一日無此則心徑塞一隅無此則師說蕪一邦無此則正學廢一世無此則人人師心室室置喙猖狂恣肆之習熾而孔門弗明弗措之教化為荊榛虺蜴之途矣不亦大可畏哉又謂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馮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奚取於疑與信而反之也訓曰不然先生之求為疑即開之求為信能疑斯能信不能疑無能信之曰矣試想漆雕開未能兩字破何境界則疑信之關一撞俱破寧有二哉往歲讀王龍谿先生文錄愛其天口玲瓏篇章浩淼比再讀則滉瀁舒軼之氣一發輒盈數札蓋闡明自正評駁自確雖曰為陽明先生倡揭良知之學不啻抹焚極溺竊恐遠紹微言者不應縱制舉之筆而開蔓衍之津也余衷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示諸刻響與桴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率性言求仁言仁義孝弟提綱攜領觸處洞然真如月落萬川為物不貳令人灼見堯舜孔孟

以来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新舊之說在此編矣其視語語拈着良知字者孰脫灑而孰沽帶也小子訓中心悅之式之不自知其往偕而以問於先生非謂薄龍谿而弗師也西使再至懷先生教之

門人長白劉鴻訓謹跋

夫學之難也傳而不失其宗難自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歷曾思以至孟氏立的於萬世是故學道者必折衷於魯鄒云秦漢以来侈於訓詞章雜以佛老清譚淆亂偏陂而莫可救藥遠濂洛關閩諸大儒起始振其敝以扶其統厥後門戶分立而議論煩議論煩而真旨隱於是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以覺人心之迷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其末流亦不免有遺議甚哉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繼涇野先生後執理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之未能疑其提宗也曰人性皆善而要其歸於不失其赤子之心由濂洛以窺洙泗而學始粹

然復歸於正語具錄中錄凡六卷往往言本體不離功夫言功夫不離本體即若所勘欲立欲達修已以敬君子自反數則儼然立心制行待人真矩矱也而該本塞源之論寓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自堯舜之孝弟禹稷顏回之同道以至五伯老莊楊墨子莫之悖亂往僞若見垣一方皆前賢所未發又前賢所欲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齡退而深惟曰孔子以傳文約禮剖精一之蘊故記論語曾子唯一貫作大學子思明性道著中庸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不得已而與門弟子述仁義七篇夫子闡實行正宗肯接鄒魯以來不絕如綫之脉厥有疑思錄其係於世道人心豈淺尠於是群及門士謀壽諸梓以傳讀是錄者倘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者之足憂也耶謹拜手而書於後

門人咸寧張紹齡謹跋

馮少墟集卷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訂士編

余之事西臺少墟馮先生也方自今茲始而余之願折節先生也則實聞義於西臺鏡源涂先生乃余之夙知先生也則方薄遊粤蜀及家食嘗而已鄉王之矣蓋公以杜陵碩彥通籍金閨惠文柱後丰稜節誼表表

漢廷旋以抗直觸忤言入而身退然身詘而道尊矣比歸來絕徑杜門研精耽道洞然縣罄而公方憫然於貧富之辨如將浼之蓋余入長安凡三造請而後見先生於卧所始克酬數年鄉王之願隨辱投以訂士一編而受讀焉然後見先生之學之一斑而竊幸士學之知所皈依也夫學不明則道不立道不立則經不尊故士離經以辨志証援知據摛文豎義取諸漢原究本始統壹聖真與于宋守師說以耳食擾澤老以枝指緣時事以傳會則近世以來學蔀曉然而莫可底止矣蓋其志彌耑其說彌兢其境彌梦其理彌晦故廣川之奧昌黎之超象山新建之詣乃各極其志之所嚮方以麗於斯道而扳新標異共捩世之幽滯若先生行古之道志古之人澹泊寧靜貞其守祛練神明通其會尊經以立道守道以殖學節緣學植而言與行孚知公之志於潛而達於見出其餘緒而九閈於漢廷矣是編也何足以盡先生而先生之學見

於此　肯

萬曆壬寅歲二月吉旦知華州事門人楚澧吳
錢頓首拜譔

訂士編者虧臺馮公編也公行部至東必造黌
序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已意反覆印証期於
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末學所共迷
者凡歷三郡得如干首不佞命爵讀之心嘗爰
屬州牧張君刻而廣其傳公關中人也既擢上
第滯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競相手錄命爵竊神

交公久每念關中有空同槐野兩公者豈不燁
燁登壇祇敬精神於文詞要以默契聖真為世
大儒獨涇野呂先生先生之學命爵無能窺萬
一頃從公譚學公輒稱引先生不置口即是編
可覩已以公盛年銳志今且杜門精詣必有不
為先生也者乃知關中故多材匪直以文詞鳴
求是編於文詞抑亦淺之乎觀公者與

萬曆丙申元春舊屬下山東東昌府知府盧陵
王命爵頓首撰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顓為一顏子發而顏子一旦慨然認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也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不能之時何樣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庵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

而反已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生此說可謂善發聖人之蘊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顏子學有得處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自古聖人大都如此士君子為學須要造到欲從末由至於無所用力處然後謂之學顏子之學不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不掘何異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也曰註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為上文頭一句說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騁其聰明睿知在外面用功不肯斂華就實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當騁其聰明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說聰明睿知曰天下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如該寬裕溫柔處却發強剛毅該發強剛毅處却

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說聰明睿知後說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睿知故又曰固字云耳上章淵泉如淵此章淵淵其淵正是固字之意在天地必有大德敦化而後有小德川流在聖人必有肫肫淵淵浩浩之大德敦化而後有聰明睿知容執敬別之小德川流在學聖人者必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聖之所以配天也無聰明睿知不可騁聰明睿知亦不可此固之

一字學者不可一時不體驗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矣然學者欲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何處用功曰下章緊接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可見存一惡其文之著心便是下學用功第一着論其心雖惡其文之著論其道則文終不能掩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尚絅猶如無錦然而錦終不能掩乃其所以為錦如固聰明聖知猶如無聰明聖知然而聰明

聖知終不能秘乃其所以為聰明聖知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自惡其文之著也一念始可見歛華就實這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工夫在心上做然則回與雍何以辨也不知四勿字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強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特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捷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又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

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騰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內冤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特吾有以備之若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凶而商周無桀紂也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勿之云者不過在靜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是雖然如此則顏子靜中一念且不能靜矣更說甚動顏子學幾於化靜中一念已是澄澈的未萌之欲已不消防只是在視聽言動時再一點檢耳但把顏子之非禮不可看的太粗顏子之四勿不可看的太着力便是且靜固靜易乎動亦靜易乎賢如顏子豈有靜中不靜賢如顏子又

豈能動中不動有耳目口體便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便就有非禮處勿之云者是動中求不動之意也動而不動則動中能靜矣動中能靜則靜中能靜又何待言靜固靜動亦靜無內外無將迎此孔子之所以為四絕而顏子之所以為四勿也一間未達其絕與勿之間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易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靜真得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贊武字土字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贊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

正相應蓋前邊說舜文武周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這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

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只是箇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自古熱鬧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而不厭才謂之君子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不知有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在內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祿名位中必不為爵祿名位所用何等安閑何等瀟灑須有此等胞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騖於外只在榮

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做營營逐逐徒自苦思一生有何好處又何論事業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好甘而君子曰淡非迂也嘗得出淡中滋味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淡其如不甘何故不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者弗畔此一也夫子知曾子博而能約可與言一也故直示之曰一貫知子貢博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必先試以多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聖人者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沾沾以博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蓋病其博

也而史遷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百千萬而不可返皆多之一字為之嚆矢也噫人情好勝勢必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高之心勝不在日用間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顏子何如只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散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散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侗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榆莢視之可也不然即此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己孔之毋我皆是此意噫難言哉

顏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顏子之不可及

伐善伐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尤伐之伐也施勞施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尤施之施也故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誠然不知性是怎麼模樣曰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說這睟面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能損否余嘗見富貴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

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箇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難必如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才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才謂之安分於大行陸子靜謂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才說得出分字意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羨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

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顏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

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慱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来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入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却自家無

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虛語也自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

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乎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勗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已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閙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已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玄虛奥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受用終日將外邊聲色應感陪奉此軀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擺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愧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之動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星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拖

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顏子四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顏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玄虛奧玅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玄虛奧玅余豈知之哉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似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顏子不能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終日之意雖言以終日亦

謂之訒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蠢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訒訒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不靜翕則不動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訒之云者亦敦化意也聖賢道理原自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訒之云者亦藏密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力量最怕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斂這一段精神強固這一段力量如猫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是仁者其言也訒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是要自家內省內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湛思默默默默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內省處少如何箕得故次章即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

亦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牛之意吾輩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纏擾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能損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加富貴自然能審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擺脫得開瀟灑快樂自然睟面盎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睟面盎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

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

明定靜書願與諸生共懋勉之

昔人有言過得貧富關便是小歇處過得生死關便是大歇處余以為貧富關便是生死關過此便是大歇處何云小也嗚乎人能過此關天下何事不可做昔涇野先生教人惓惓以甘貧改過為訓而谿田先生深以為然此正前輩學問真切處非後學可及雖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改過仔細看來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

來早早者無論即高明有意思者亦往往墮此坑塹良為可惜諸生不可不時時惕然猛省

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欲之不能來惡之不能去世之人徒多費此一番欲惡耳不去處不去君子只是箇勘得破

富貴是人所欲貧賤是人所惡受病之根正在此欲惡二字君子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原未嘗先有欲惡二字橫於中所以富貴貧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如鑑本空而妍媸自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强置之胞中必於是必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

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所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朱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第以登東山而小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然則學聖人者柰何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吾輩今日不當在成章上馳騖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歷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時昏昧渺冥虛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渺冥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

中知學

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誠曰至聖曰至德至道曰至矣摠是發明此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說就是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故堯之允執舜之精一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

容易的堯何必允執舜何必精一堯舜又何以曰猶病我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一字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高遠便非中庸之旨且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說到參天地贊化育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

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平即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人亦有不知不能夫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見這中庸道理匪高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易如以為高遠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愚婦如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怪求之於虛無寂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鳶飛魚躍之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內無外無有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物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夢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

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真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老子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蘊未必甚解但藉此與諸生相印正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顓在此講說間也

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日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者存焉惟大覺玄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慕吊詭則支離傳註狃發冢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夢而自謂全

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是何其多岐也夫赤水玄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斲輪者所以釋椎斲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安得不厪朱公之戚哉侍御馮先生以關陝大儒出入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巡歷之暇時進諸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愍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也目錄次成書命之曰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闡博約一貫之道發克

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字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為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貧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顏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入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胠其關鍵曲盡閫奧妙筌蹄盡化而不出其宗噫化聲邪法音耶三籟邪子靜登壇新建提衡淵淵理窟哉余掊知雪神恍見德機而知先

生之發吾覆也乃請其艸授之剖劂氏嘉與海內諸博士弟子共印證之都人士聆真人之聲欵得未嘗有何帝逃空谷者忽聞足音也疇不跫然而喜左袒下風乎出涯涘而觀大海庸詎東省十數學宮而已哉先正李文達嘗言宦途惟薛大理以理學為務茲觀馮先生雅有文清夫子之風焉是編出而宋儒先又樹一赤幟矣海內博士家誠無樂鴞於鍾鼓無求馬於唐肆滌除宿根掃撤塵障而別具隻眼焉周道如矢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人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

屬下直隸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馮少墟集卷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關中士夫會約

關中會約蓋馮柱史仲好首議而諸君子樂成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覯于于野渙群之易曷少馬柱史叩余言爲約規余蓋重感吾黨先達人文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約誠行無渝則式微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竊有懼焉士固有同

舍而割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心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不約皆約矧成約故面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君子分社近黨合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少焉而忮黨非嬉非挾與忮尤非心之所由弗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志洽約不煩而誼正風啓大同道振式微類族自我鄉人所望乃或聲騖而寡實文具而鮮終陽浮道與而畜貳將令望我者緣款索我拾罅議我

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爲是懼也誠慮乎所不必然但冀釋余懼者以必不然用廣首議美意云

戊戌端月首會日約中朽樗周宇題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迈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

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爲之咨嗟大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識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同議會約姓氏

楊　環字運甫號滄池巳巳九月初五日生
　原任知縣

李大觀字化甫號中峪壬申十一月廿一日
　生原任知縣

楊　桂字汝任號桂亭乙亥四月初一日生
　原任知縣

楊汝奎字文兆號聚軒庚辰閏八月十八日
生原任知縣

蒲　彬字中甫號草浦辛巳八月十七日生
原任知縣

楊四知字叔績號華渚癸未正月廿九日生
原任通判

沈　橋字仰甫號雲谷甲申五月初七日生
原任府同知

宋　昂字孟順號一村甲申十月十九日生

原任知州

侯一位字制卿號泗坡乙酉閏十二月十三
日生原任知州

周　宇字子大號槐村丙戌六月初九日生
原任戶部主事

周　威字朝重號青崖丁亥八月初八日生
原任知縣

周　官字汝均號菊田戊子十月十六日生
見任知縣

師道立字惟心號一軒庚寅五月十三日生
原任府同知

別方字子義號近川庚寅八月初九日生
原任知縣

張世美字顯卿號濟宇癸巳正月三十日生
原任中書舍人

黃策字嘉猷號澄泉癸巳十月廿日生原
任知府

李蘇字玄育號三崴癸巳十二月十七日
生見任運使

彭錫字汝成號禹門甲午正月初二日生
原任知縣

胡貢字從化號如山甲午四月十二日生
原任知縣

王繼祖字克紹號志菴甲午五月十六日生
原任副使

胡叔寓字克卿號紹谿乙未九月廿八日生
原任知縣

蒲　林字子茂號小山戊戌正月初七日生
見任府同知
田實發字繼秀號肖泉戊戌七月廿日生原
任府同知
黃元卿字允弼號幼湖戊戌十二月十九日
生原任知縣
郭　然字用可號杜陽己亥三月廿九日生
見任知州
李　桐字仲材號文陽己亥四月廿三日生
原任知縣
李呈瑞字國楨號鳳岩己亥六月初六日生
見任知州
秦可貞字季童號含我己亥十二月十三日
生原任知縣
穆來輔字爾誨號啓吾庚子正月十一日生
原任通政
陳文獻字叔禮號存吾庚子二月十一日生
原任知縣

楊　信字以成號助我壬寅五月初一日生
原任副使

王昌道字元性號斗山壬寅五月十九日生
原任知縣

祝世喬字子遷號華松癸卯五月三十日生
見任通判

黃　簡字居敬號行齋癸卯十月初五日生
原任通判

蕭應元字體乾號健吾甲辰六月初六日生

原任知縣

虎　準字範伯號雍南甲辰十月初七日生
見任署教諭

朱孔陽字垂光號心赤甲辰十一月廿四日
生原任知州

王　境字以治號經軒乙巳閏正月廿五日
生原任知縣

劉奇棟字伯隆號文原乙巳八月廿七日生
原任知縣

侯侶字元弼號敬所乙巳九月初六日生
原任知縣

唐鼎字伯燮號軒丙午三月廿一日生
見任知縣

韓訓字欽聖號念田丙午十二月十七日
生原任知縣

屈拱北字廷瞻號斗垣丁未二月廿五日生
見任府同知

王希文字德純號敬吾丁未九月初二日生
見任知縣

馮惟賢字子官號薦菴戊申正月廿七日生
見任知州

王道純字希文號澥宇戊申二月初五日生
原任副使

張鳳翼字冲霄號鳴岡戊申三月初七日生
見任知州

梁九賦字裕卿號平泉己酉正月初十日生
見任知州

黃道見字際明號行初已酉十一月廿九日
生原任知州
孫光孝字克肖號慕山庚戌二月廿四日生
見任知縣
何　瑛字元瑞號復菴庚戌七月初一日生
原任戶部郎中
梁隆吉字勝之號玄冲辛亥七月初九日生
見任知縣
薛一麟字良瑞號仁軒癸丑三月廿二日生

見任署教諭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丁巳十二月廿三日
生原任御史
線補袞字濟美號佐宇壬戌二月十四日生
見任署教諭
周傳誦字淑遠號達菴癸亥九月廿二日生
見任禮部員外
王國楨字子開號麟郊辛未十二月廿九日
生見任知縣

關中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于冠禮又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緊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卓以

滋靡費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爲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一彼此爭搆吾輩所無儻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夫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夫鄉田同井者且然況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爲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

兩其餘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一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爲賻葬時再具若干爲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泰趨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絕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絕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揑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于詳愼蓋關防詐僞徵獨居官

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關中會約述

此關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蓋吾黨寶慶之會前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款先生自有引故先達周司農先生并有辭旨哉乃言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蓋崇儉德以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絕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郤後裔以慰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于言表一時士庶美爲盛會傳之海內慕爲盛舉今行之十餘年弗替也茲仲好方奉

召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斯民皆善德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第懼仲好行矣吾黨意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

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且願爲執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僭爲數言以爲吾儕告勿立異勿有我勿爲齊民所指摘則庶乎斯會斯約永貞爲毋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約也有不犁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之辭

歲丁未閏月望日會中迂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關中會約跋

會舉于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姑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制從鄉先生後亦踰九年越丁未春兩人始再與斯會蓋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雖然不佞重有戚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茲雍雍濟濟罔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兄進且強半修文嗟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

盡聶方來近一時長者坦衷亮節人人可用爲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煥然爭相濯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哉洛下耆英情誼不洽于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于壺觴孰如今茲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

後學周傳誦謹書

馮少墟集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

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　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疑猶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絶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耳曰其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況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等從容誠意何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今吾輩倡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玉乎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磨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

益非所以務外徇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輕議即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僞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勵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上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

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工夫由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它奇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須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已固不當以一眚而廿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

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所以為聖學第一議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已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任亦自聖人而絕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衍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却好議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頴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感寧王

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對尊長噦一決切噫隘噦帝咳丘蓋切欠伸跛庇倚睇第視睡吐卧切洟替及撒手交足等獘

一毋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錄送可也

一毋爭強好勝擅遞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方可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汚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文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毋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餙車馬等物

一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毋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藉之人

一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一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段每見人有犯之者往往明罹王法幽遭天譴

一毋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毋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毋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毋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如遇親朋見召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一毋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毋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寃夢穩
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者咸来聽講耳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隨其人不具論

寶慶語錄

于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
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
　地鑒鬼神欽
隨其入不具論
於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諸大夫時聞答
者咸來聽講其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

馮少墟集卷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寶慶語錄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心之不舍而亡耶念及於此真是汗顏慄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羲皇之世又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昌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塗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設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絕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粘染

黃擴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玄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

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實基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事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核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毋曰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来似這終身痾轍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痾轍不能解脫只是不知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痾轍之

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閱子輿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祭一不為舜隔壁即瞧夫堯祭舜瞧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隔壁就是祭舜之隔壁就是瞧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祭為瞧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祭舜之隔壁就是瞧自然一步不敢差

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
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
陘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恒甫履盛滿
輒肆愮姚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
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
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
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
塗之執元恒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

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
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恒之聽是小人之
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
以此概天下之真若緊以此為真則日肆愮
姚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赤舄几几
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
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
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咲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願欵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于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

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我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褒貶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末可見武王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褒貶也

又問曰身似心猶歉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我謂武王自歉則可若以心猶歉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遡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不陳詩貢侶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天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罌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中國以此異于夷狄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

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若令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旹權不旹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任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乃權於禮與食之閒而訓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閒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旹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而禽獸中國而夷狄矣關係豈小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閒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以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閒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曰紾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

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中國不至為夷狄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廚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實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廚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廚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強為平此五霸之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迎之弊況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預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一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着還是自

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字指歆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歆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己若能舍己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與於人無損而于已有益于已無損而於人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心學者

出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問叅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叅前倚衡真境第恐吾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友要常會

問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

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怵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爲巧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己做到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真是可惜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之有即如滾水淡極矣故人皆可用且如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敝精耗神以殉之

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勞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畫奕詠靡不殫精為之如曰學聖人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柰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譏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僞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氷霜十九冬肝腸鉄様對諸攻群議震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頑與諸君曰三復之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優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優跪而遷優俯而納優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蓋立教不得不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獘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武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献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弭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来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小德而縣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德為小德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堅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扵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已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毋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覬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二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實曰君子云何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何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寃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

之者又何萋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君子望君子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心也此小人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已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已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翼者焉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重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

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関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教子孝教臣忠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忠孝之理處今曰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講忠孝之理也甚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耶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經鉏堂雜志又謂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

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橫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為御史争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内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説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嘗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嘗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僞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嘗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嘗聞不嘗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嘗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

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
唐室無窮之禍想勣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
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
所厭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
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
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己不便一則自以為
是一則為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為世所厭一
則嫉忌人之勝己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己不便
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
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間有
能行者又器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
何必再講而況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
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
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今之不講者豈

亦以正心誠意世所嚴聞而講之無益邪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形已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已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何論人之嚴不嚴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之勝已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玄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必講曰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玄虛之說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玄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玄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耶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已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戶何如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戶者乎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戶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立門戶邪夫子之墻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是原甘心于宮墻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戶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可耳而必于責備其立門戶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未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戶真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

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頋為之執鞭非學之言忘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誤從而講之忘者無論矣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學之言于已為自誤于人為誤人

論學譬如為文必融會貫通乎百家然後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學之道何以異此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天下事執彼以議此執此以議彼則皆短也執此以濟彼執彼以濟此則皆長也執伯夷之清以議下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議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棄矣執伯夷之清以濟下

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濟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收矣孟子聖三子正所以備孔子之集成孔子之時舍不然舍清任和之外又將何所集以成大成哉惟不外清任和而能時出之此孔子所以異于三子也

古人惟見人之長今人惟見人之短古人論人于短中求長今人論人于長中求短古人見人之長處原是長處見人之短處原是短處今人見君子長處反以為短處見小人短處反以為長處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烏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任國珣輯

善利圖序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不知人生斯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閒不容髮故處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蹠禽獸出而孳孳為利則軒冕而盜蹠禽獸彼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烏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今而為

欽定四庫全書

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而欲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馮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冀聖一見之而惕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于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梏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以才濟其美

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蹠用而以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乃一披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諉者則曰我已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即安于放縱可也不知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爻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蹟今也舜矣圖曰從此田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剥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蹟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蹟柴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蹟終是一蹟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蹟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辭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于聖蹟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蹟如是而後不受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

之大耳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太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

[illegible]悟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冀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于關中書院以詔来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附柬

世人每猶豫于善利之介蓋不知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盜蹠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于不善者聞向道之機于為善者凛鮮終之戒於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怕聖賢境界不可漸臻學問最患不痛不痒兩頭牽制如台臺

之學問則一刀兩斷切骨入髓非大智大勇誰能如斯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愚意此圖當勒之於關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蹠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忘頭登時放下此入門直捷路也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于座右古聖賢諸圖皆精微淵奧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與而形顯賢愚無不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圖並垂不朽矣翼聖謹擬一序愧無能闡圖之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可向進否望台臺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善利圖

在昔黃虞授受執中之旨穆然尚矣孔子接三代之傳惓惓欲以善人是見然亦罕言利顧戰國何時也子輿氏拯人心以胥溺泣狂聖於臨岐於是提衡舜蹠以危善利所歸趨豈其有鑒乎精一之竅蓋人心與世道推移如狂瀾莫可

底遏聖賢所為深憂密計者憂深故言之切計密則防之周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風不敏嘗從事大賢之門上下議論一日署臬秦中獲少墟馮公善利圖說一帙相與印可末復附錄以足其義理欲燭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扶身心性命之微操瀟洛關閩之奧惕然有概於衷因撫卷而歎曰道玅無言學本一貫孔子不云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既不可以語上矣則中人以下皆聖人之棄人乎無已形不辨則睹影以察衷不着則睹表以端竟舜相傳一中而未始以善利分之孔子微言善利而未始併析之子輿氏始併析之而未有以圖象之至於圖象之而其於世道人心憂耳計更何如也乃真謂畫前無易耶嗟夫士君子終身學術莫先善利之辨善之塗一利之塗則什伯千萬馬一者易得於道什伯千萬者則茫乎莫知所之繹公所為斯圖也亦有大不得已者在矣

萬曆癸卯中秋穀日汝上張維新書

吾友馮仲好潛心理學自為諸生太學生而已然尋以子丑高第讀中秘書其學益深其養益邃及出秉栢臺東巡齊魯而考德問業者日滋衆具在訂士編中既而青蒲犯顏遺佚歸里與吾黨諸君子講學寶慶梵宇大龕議論不立異亦不騖常不事玄虛亦不涉卑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說詳而反約入人有虛往實歸之幸一時學士師尊之迺因答問善利作為圖說

始於毫芒一念終於聖狂千里途岐竟逖其嚴若此苟知回心嚮道却是入聖之幾有令人惕然猛省處至反覆辨難疊疊數千言率旨於味為世教人心慮亦靡已今即高臥西京而蒼生繫望異日者以學術為事功勛未可量也吾離索仲好久恒企交儆之思而把玩茲帙如對切劘因命梓人以公同志則其造詣之閎深淵邃亦足以窺其槩矣

萬曆甲辰孟夏潼關友弟張維任頓首書于亟

山公署

人性本善利者有已之私也原不並立豈容交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已私中士不以有已者戕牿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若岐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肯我馮仲好之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托利於其善也此其辨晰理奧深得作聖之肯綮矣與同志者共之

萬曆庚子春日關中屈拱北書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顧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數數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摠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肯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孰不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瞽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瞽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瞽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瞽為禽獸何以學者不幸分辨不審誤置足于瞽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蹺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摠謂之半塗摠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其也聰明其也功名其也文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鷄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鑑

乎曰雞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攪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趨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雞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肯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耒栺之反覆從為字耒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潛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子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心能常用息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旦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旦晝不常用息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斂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間字最當警省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強好勝乎禽獸亦然

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鴟鴞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梏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罪斧斤而罪無山木不罪牛羊而罪無萌蘖此五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是盡性之說也鏡本明而塵汚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善而利梏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梏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閒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楊非墨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善只要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凡可以損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

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恐流于兼愛奈何余曰昔羅近溪論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谷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利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

馬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強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己立己達一邊話說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楊

氏為我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說恐流于墨氏兼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無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抑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與叔云

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所以藥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無所愛兼所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無別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說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矣知仁則知所以孳孳為善矣故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舐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孳孳為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欲至于舜曷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入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

愛故曰吾不忍其觳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来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来陷溺之過非本来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辯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来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来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摋毋惟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

馳騖之病欲率天下為近棄着已之為而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棄着已的工夫非馳騖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辯至于它一段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觀于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若後世之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顙泚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

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

曰先生學問亦從鷄鳴孳孳為善一念來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扶去深根思匪夷舜蹟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

曰正指私已之病

私已之病亦有不同私已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已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已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来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惟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為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絶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已之病摠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忌其勝已也有以君子而忌君子者忌其並已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

君子之忌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

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閒或問及舜蹠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攄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

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復錄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文飾之者也錄成曰書此以自勗併以請正于諸君子

夫善利之剖芟遠矣而其乍剖處在幾微苞忽間倘盱其微而忽之將欹其鵠而赴之有不步蹶之武而履其行者鮮矣即或作意修持氣索中道旋而自解曰吾縱不得上儼於舜亦豈得

下齊於蹶乎是謂入閒世有不舜不蹶之善人也以不舜不蹶為善曷异持娵姓之髮索賴於九戎乎故善不悉微苞終歸岐路茍君子知微眾人嗇影人而君子寧幾哉則又安所憑矣有我憑夫子者出憫道統之陵夷愴善途之凡昧慨人心之謬瞇揭善利之說示天下而復摹之以圖使夫嗇影之輩有所憑而措趾焉披圖展睛便知若為善若為利若為善而善若為善而利擇精而赴猛世遯而心救不至起眩微苞苟

馳千里斯圖之擔精何閎而注益不既溥乎嗟善為貞宅為真主乃忽而鑒一利寶主反受縮受翳焉直至瞻圖會臆沉智始朗如飲消渴以燭夜之漿坐久暍於爽颸之宇回望歆顏幾咸蹶陋不勝鬼悸弆而吾師畫圖之心亦不勝輪菌而多戚矣

萬曆已酉元旦門人中吳顧暢離頓首撰

自昔未有以析舜曛之塗迺始于子輿氏子輿氏始析舜曛之塗未有以闡茲象教迺又始于

少墟先生至有象教而先生之心滋戚矣先生昔遊中秘而代狩丰稜節誼固表表于時要亦一本于正學而不以標異瀟洛關閩之緒則敭然以身荷之庸詎一日忘斯世而世顧岐路爭馳也于是始穆然為是圖焉無事汗牛充棟而聖狂燭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蓋真非有道不詎也故雖以蚩蚩之氓按形思義曉然若執燭龍而示之塗有虞民之芳躅善反之則是矣昔子輿氏獨晰其理未晰其象先生晰其象而併

晰其理亦大有不得已者在矣若其詳則有先生之說與諸名公之序具載于帙余又何贅焉

萬曆丙午季穌華下後學宜論謹書

太華書院會語序

煇自蚤歲即志學入然自慚自痛苦無以滌舊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人當丁未入受論華陰庠也頻別安昌書自梁即命煇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瀛靈樓上煇得分一尺光聽講顏子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疑障儻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一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言二三子促煇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先生後寔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煇正學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緣是又得與先生游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己酉及華陰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此面者無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里為華州先生往来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會講語梓之屬不佞煇序其端煇讀先生語皆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涸而後可以施之實用為正大光明之業猶記灝靈樓之講率性章也煇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以立之教先生稍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歸来沉思始知天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嘑蹴而羞惡起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

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言性亦悉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性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收萬有而為一惟是我始有我也我不可負惟是我也我不可辭邵子所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惟聖人而始得為人中之人則不至于聖而為人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無涯充之滿則聖人性無欲減之盡則聖人為

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已之性拂已之性不智既拂已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充不智是千古以来之虚生我而六合以内之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思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蒲坂張輝謹書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

大人至聖爲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爲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已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汝剌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參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率闔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別去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連日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

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卿太守馮元飈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社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
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
如以義理之性爲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
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
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
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
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
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
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
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
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
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爲主氣質之性存而
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論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

若教他忍教他不論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箇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層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層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

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鍾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不知孟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好色而

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彀觫而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彀觫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彀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强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豁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强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剥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殺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

說爲仁義者之非而第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教以僞也如說教壞了蘇東坡之僕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之談烈於烜火不令之禁甚於侂胄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爲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彼以食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之所本有自然而此以仁義爲性以愛親敬長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眞以循理爲僞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眞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柢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柢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

能囿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眞聖人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之從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該各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眞機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眞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混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撥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撥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撥此正異端巧於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覩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

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真足奇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嘗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茅塞縱暫時休歇終難語廓然太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强應酬終難語物來順應之妙其何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

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佐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墜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醒

應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緊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真傳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

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撥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撥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恐懼觸不肯嘔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箇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離過與人說不得爲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然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這步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性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

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丟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

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斁

觧而不恐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非緊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而去之說一緊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緊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緊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點檢之

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緊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若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執以意爲支離一執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執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於滅意一執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爲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而轉念非也如有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梦未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道就是善念就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

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蔽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之若知之爲知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柰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葆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柰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而緊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惜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說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馮少墟集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為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為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為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我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

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謂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爲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卽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卽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禮業已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已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已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撥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爲能必
欲爲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闥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旣克也則一腔四海八
荒我闥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呪同然者
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呪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眞是

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況天下我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為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桀孔不能為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無此安石之人言
不足恤所以得非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
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
人與講學人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
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
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
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眞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為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寃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為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眞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極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為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蕆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
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攙祖
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
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誚其無用而疎遠之
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
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
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
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
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
足恤執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
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
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
迷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
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
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
孔以及李覯至王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覯著富國強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覯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哉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求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觀之立論穩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恠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强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强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强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都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都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
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
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
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
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
師如何事遠求我願共勉之

海濱山靈

馮少墟集卷十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池陽語錄

先生頴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撰制藝出關內外靡不人人懽傳然先生已注意理學迨子丑聯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齊魯與弟子員講論足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凜氷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容者當道遂為闢今闢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即白鹿鵞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署原庠獲侍皐比間嘗譚視而歛察之見夫屋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

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爲世所詬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巖而已我關中自橫渠氏以来幾數百載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黄河源自天上太華高揷雲端風氣淳鬱真儒崛起其嗣續西銘遡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獲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張生有德房生建極党生還醇輩已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久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

直指乂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真是蔬水浮雲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肓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媲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昔孟

氏以空言存之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主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並為我

明儒宗條列纚纚尤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為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譔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溫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煦有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關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敏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一然學端敏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敏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譴被播如斛山則端敏當以節義名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温旨嘉納陟華躋膴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

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

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學使妨于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

為而布素不改其偕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共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覇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襲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絶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則五覇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絶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為死煞故以定靜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章是骨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網章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真猶今之矜也忽戾便是偽猶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強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冤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
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
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
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
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
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
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
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
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
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
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
味中而不可出此正以理為障之障也理
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白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
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
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
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真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

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柰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毋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洒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揔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敲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教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乎之極先生曰以端教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所苦及文王羑里之戹一身一家且不可保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二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簉仕至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戹困為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貧困曷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絶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義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賢貧曷嘗貧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元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長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舉趨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莽溫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

地問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如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

人租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摠之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摠之歸于一也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所得便覺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

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

硬將一物強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此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從形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

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倣出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

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遙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恥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子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

晝者寓出春景固好寓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亦不遠則傷匪人之比

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而無私已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

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為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已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

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

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

弗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撚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撚舍存云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撚者居間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蹠死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蓋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貪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

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奇甚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

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
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
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
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
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
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
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
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蹉錯直跌到
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
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
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
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
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

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
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
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
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
何以別于大夫哉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斲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為甚

問有為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其殊不然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而累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未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侮

胄江陵之餘噬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攻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

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業大功業便謂之
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僞
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
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
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
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
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
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

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
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
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
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
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
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
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聚

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已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

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騖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騖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瘝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騖之疑是亦瘝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

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戕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瞬示之

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觴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

如禹之絶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絶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沉湎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

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哉柱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溢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右書允執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今曰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禀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禀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為道心矣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為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惟乎人心日
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
聽言動爲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
與仕止久速爲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
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
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
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
益爲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是以問察
善惡兩端皆爲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逾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
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
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
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
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已已諱不去
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
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
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不即理所當離的只
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爲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爲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繫不小此精一執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朔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爲萬世鵠講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仕上久速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能盡道不能當可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慍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祖人心者又倡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立論愈妙關繫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眞得洙泗正脉唐虞眞傳而或者一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減天理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閒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夫說今以閒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爲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關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閒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有主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聖人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言動耶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愼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未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為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為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為主意以深造以道為功夫以左右逢原為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舍過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眞舍本而務末若不于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此心之所以爲妙若舍過綱常倫理日用常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非眞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暫瞑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焉要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爲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爲致良知耳況以欲爲良知而以遏欲爲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

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爲率性爲良知爲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爲矯揉爲造作爲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怪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若丟過理而專以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潦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潦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潦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
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
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
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
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
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騖于事功又何怪乎事功之反
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
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
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
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
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
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
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

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而反以為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為支離繁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覩天清地寧而色喜覩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萬象森然復沖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揩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蓋穢僻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蓋穢而無所不有
也于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諴余輯録

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
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榷稅善政觀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
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
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惟哉　國朝理學甚
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猶
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録表章先
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録者尚求之
躬行心得如録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

須先生近不須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之毋讓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序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憫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
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尠識者
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
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
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
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
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
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尚歟偉矣故曰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比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蓁蕪聖
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恐觳觫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惮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廣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鄠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撑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刱起厥力尤囂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緜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久稱高弟在中顯思復繩蹈矩之庇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禄而光禄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釣天並奏一時學者歙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内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雋信文成毅譽得失屹不能慈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頻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啖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録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内真儒於斯爲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爲宗旨以求靜力行爲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録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奥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弟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録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遂絶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騖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我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心可謂知所本矣柳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惡而求教步趨惟謹即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龜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循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録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録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翼明兵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録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闢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録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鴟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爲已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一字爲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一日以寓燕課録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兌執厥中于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帝指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頃公奉　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公知止之學益大槩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昏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

可也故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宇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循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爲奇則其爲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閎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爲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爲有此孔子所以爲真有此孔子所以爲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已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爲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爲先生謙余以爲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爲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涘窺哉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其關于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廖先生不鄙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俸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欲爲宗近裏著已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西銘之旨驩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録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庶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録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

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録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鄙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泰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先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

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慕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碁布昨舊志更爲精確於都臬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内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玄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

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哉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算者故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其于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即視即明即聞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

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此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于世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于禍世辨可不嚴乎哉至于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與若有待于今日者繼往開来公之意良厚諸士之講學于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道毋惑異說則异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録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宗旨堯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聞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録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勞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接之地便會長出根苗来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二

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即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生此錄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晛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

日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溫溫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預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解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未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已也故已不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

病已病而不砭則爲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而編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已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已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已克已之旨益大曀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已之一字爲之乎砭已者砭已之已也砭已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噫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

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爲已病而設使人人而力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謂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多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惎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墻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

游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爲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游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一哉何市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主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爲大幸亦淺乎覩矣況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游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所藏誥勑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

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録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耳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昧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恥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

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
恥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恥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派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爲作外傳第四述往昭来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贄
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
窺奥矣且冲襟春藹道味龍人若不能爲詩文
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爲學自
有向上一著雕蟲小技壯夫爲之乎欲焚其所

爲詩文而頼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爲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耳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文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

耒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已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之旨益大啓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者又惜虛無以爲高兩家通勝而孔鐸絕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

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志會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趙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陣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玄晏昔楊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

蔚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子之歸也能倡明而皷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録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

論王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久蔬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一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蜀道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蓋先生一念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洞津而後如先生者指豈多倫先生坳河東曹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有過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去浮畧諭華陰令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之又安能贅一辭耶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為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閎真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閣中涇野先生尤海內學者所宗為山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竝傳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緒敝墨渝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粲然成一完録矣舊名内篇今
更題曰涇野先　語録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
志而力不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
言及先生語録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
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
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已余不肖
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

營産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
有也問及先世詩録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
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
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緒無用
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産
業盛衰間論也嗚　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
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矣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
徒以故緒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之後世昭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赴無譜先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恥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恥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寧願有此子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疑其言而憤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摠之做人盡之矣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榮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詠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小無緩急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總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杜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箇具道理之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次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　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為而其自道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惟而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畏爲人乎抑爲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惕如爲已也則

方孜孜為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　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所為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為余曰講學正所以為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程而即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為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
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
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来真心最真最切莫過
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
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
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
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
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
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
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
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
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
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
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
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
奚必羨墻扶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
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
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爲夜得如夜之所夢
更爲真切也以此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
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
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
寐間後儒曰誦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
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
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
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
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
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捱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
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
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
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圮上之遇老人從何處来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烏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葬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情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殁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旣襄事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成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諧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已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說以遺之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唱離初字離明或以爲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爲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匄余爲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爲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絅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雖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生之教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監俱侵毋愧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毋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
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于學宮今歲
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
民之請爲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
然稱爲盛舉仲冬二日安主于祠從吾偕同
年周叔遠榮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
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言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吕而後公稱先覺旹聆公訓今拜公祠闕邪崇正百世可師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繫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爲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繫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于此毀譽得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于此中討得主張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爲聖爲賢的命若是昏昏昧昧營營逐逐于此八字勘不破于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爲狂爲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悞了古今多少英雄宋傑直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曰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
謂倘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
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
施董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
讓邪胡其諍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
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
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梦如戰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視卿頑不當祇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誖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于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舉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于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覇功之筭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衲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拔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予它魏愼墨之流仲尼之徒蓋稱之至如史鰌之貞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予諸子老莊董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詩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慾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箑而曰曷不爲裘之温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箑之便也豈不鑿于時哉節縣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含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後時清而不爲絶俗時和而

和不爲狗人時任而任不爲于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也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箑而非有心于箑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扎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記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卽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叅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遝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于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翊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
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羲文武周後先繼起弗
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
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
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
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
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
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
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
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
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
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
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
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
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
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褻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為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顧共勉之諸生懽然曰今而後始解兔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乎是次其語書之以為記

時大參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得並書余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守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玉田人甲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備書俱載碑陰

今天下蓋稱文獻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揣能極藻人蚶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談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臧而大雅微其流靡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柏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顧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備書其敎職陵名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玉田人甲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前修諸公姓氏不能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棪藻人蚍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頗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闊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兎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為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為正印奈何以兎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為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賞旨曇曄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為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為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敗類其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捭闔縱橫虛無之獘者在于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于為縱橫為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為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為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為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為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為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為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奎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我然則為文者宜何如僕以為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為射鞠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禽庶幾乎迈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答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計發略無顧忌自以爲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徵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即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計發略無顧忌而後爲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已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況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為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敎仁廣孝之書為後人報復恩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俑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訐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倦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顧影增慙溯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範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況從吾夙陶鑄被化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徼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睱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閔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耆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為學士大夫典刑為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為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烏用巧為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為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萌一毫棟擇之心夫既無棟擇矣即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莽不置詢莽勉旃毋以拙之一字為迂也

答饒暎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弟殊為年丈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明證日弟奭然自失矣學問原非玄虛臨政蒞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揔屬真修所貴透悟者透悟子此耳敝差幅員廣闊桔梧孔囂況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蔀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
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墮此三
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强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
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
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
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
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慮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
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
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
路志在强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
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强兵矣如或知爾而
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
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强
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
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遥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況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廻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即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答逯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莊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為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為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騖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為循跡其弊使人猖狂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為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為言眞可為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為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踰閑無所忌憚何怪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涉華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懼迺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讜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歎祗從吾不肖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子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　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白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為諸生一闡發殊為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奈何

又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撤蒙蔀夫易道難言久矣狥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聖學幾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親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爲仁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隱爲用爲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爲體爲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蘖正欲人從此好看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蘖是即枝枝葉葉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爲仁而不必更言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觳觫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
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觳觫而胞內已具一全
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
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
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
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
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
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爲
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若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辱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
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
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
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
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
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
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出所謂天命之性戒愼恐懼正戒愼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緜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腆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處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跧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貺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契緊爲人處此其功眞賢于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默聞見以為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疊疊千百言遡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援古證今批郤導窾三復為之歎祗至于逢說云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遡流窮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眞獨得孔氏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不恡提撕共弘斯道衆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歲左頃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為歎耳顧生回得接手札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徼惠并言奬詡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于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即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即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愼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栝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觀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觀不聞爲道體則可觀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矣又何以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觀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寓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為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為是否小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佳序容刻成奠便專致先此附謝

又

恭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痾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為歉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苦之鴻羽茲因許生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帷餐憤滿望高掇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力然有志於理學殊為吾道得人喜又殊為敝鄉士風喜凡此皆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為已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為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即可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莊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猝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慮何思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收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

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況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　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向承指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閒會藩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即于寺東閑署創為關中書院規模閎闊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菜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誼豈

獨不佞一人之感門　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讀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為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便嘆其善學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強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況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旦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既剝一陽即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為吾人之性以此為至善以此為未發之中哉吾儒之論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玄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悋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

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我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　其者為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贖也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為吾人之性以此為至善以此為未發之中哉吾儒之論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玄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悋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我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 某者為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贖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關啓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摠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屛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肯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即發近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皐比辱惠詩扇詞翰兩絶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學無餘蘊奚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丈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請政萬惟不恡郢削尤仍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即勇撤皐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劘之功

最爲喫緊從吾憒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仁丈則今之二程也顧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閒足談學曾幾何時頓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吾世而落寞即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凡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而年兄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爲山斗弟即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爲貶損蓋道理無窮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眞識得破所以有此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真能自以爲何有乃其所以爲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怪焉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

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爲寺僧不便特爲弟開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爲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梢館深爲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爲師建祠徵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三孫素無婢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徼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遺可咲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咲承問深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頴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旣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駭駭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鱣鳴鐸以理學為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末云醉後王言亂醒時

愧悟存于人情日　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牛生能付　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俟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爲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俟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今夏書院池蓮綻藍庭竹交陰即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

間未嘗一日不明卿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明歲明卿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德音尤感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爲世道喜第高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爲世道憂從吾生平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并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闢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堅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徵惠玄晏諸先正沒且不朽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文端敎公成之石渠意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劬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赫蹏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爲之歎歎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釋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平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嗇嗇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爲不死矣何如何如

馮少墟集卷十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楡陽六載于茲內脩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摠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生勗勒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録謂開闢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夷狄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求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玄虛卑不至于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為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于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逆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夷狄見異學之眯瞀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惻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臥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荊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辟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姍通出處

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于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太含元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羨吹籥何異況敵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還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遥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絶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寬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顓顓刻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于道也合雄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已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鋩矣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見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閒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邪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于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烏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禪猶堅卧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泉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剌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為華嶽之遊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焉充斥橐囊矣余為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為盛事而余亦有二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為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咲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

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吳生從僉員笈裹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若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而以余言諗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員笈卒業焉越歲已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
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
夫聖賢之學不在玄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
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
間而道在于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怍即
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
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
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
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
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愛出風塵之外哉余甚
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
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顧與士占共茂勉
之毋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
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
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
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

著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榷稅請增解額免犒
勞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
祝之矣至于立　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
而搦管摘辭閎深奥衍大有關于世教即臨池
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
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
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
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聞
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于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
覺經年蒿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
性命之學尚沒于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
研徧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来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知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于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用使天下覩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醍醐之灌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有志未遂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公及仮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閩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李野先生語録故二十七卷花谷先生語録故二卷海内傳誦已久至豁田先生語録止存數則于嗟哦書院志中斠山先生語録附刻于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

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于聖不傳之統者也謂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從用使天下親真儒之效猶與盛矣余自聞公者曠然若醍醐灌頂之發蒙雖悔道之未聞而向所有志未遂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萬一時味公何以教我也余且曰必聖之矣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録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録故六卷海内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録止存數則于嵯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録附刻于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録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録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其所敢也且余之

所録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燿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

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暢離至自姑蘇張生士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焘輩傾蓋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珣録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于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裒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捐貲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自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氷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葽計獻祭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墓誌銘

王女墓誌銘

亡女余室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絍刺多所刱家人竟日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曆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閔中鉅族自江涯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携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史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踽涼斤斤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

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家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婦何則馬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闔以內諸靡不辨具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泉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懽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六次殉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為女銘於是揮淚為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嗇於而年吾銘而墓用志而賢而年雖嗇而德則傳疇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馮少墟集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兄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侖憲有司各竪棹楔于閭關中稱為三牌樓劉家云公幼頴敏絶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侖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遂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業侖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諤王侖憲諲内弟張憲副環及侖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為下帷攻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刼一羊裹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貪至此復還之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誚其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媼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戇絕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猛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　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徵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　上欵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　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令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年而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韞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韞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諗韞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綱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綱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瘠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於其日其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来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斂棄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楊公為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穿人或誚之以為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殁公以嫡長當承廕乃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棘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所獎顧數奇不
售干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　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畔讀自老號曰與楓叢自況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嗇勸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子德非閔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
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嘲其迂曰
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
謔曰善戲謔兮不為謔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
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
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
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
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閫中學延公泉
監田王泰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虔奄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欷歔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闚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觧衣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圄相繼襲祖職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決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頎焉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寔鴈行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絶徵逐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戸三年忘其爲獨寤寐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闇人辭之甚堅匪先生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賴先生之教爲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期使使迓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頑爲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

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訃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笑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筮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卖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適駿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悠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悠其年悠先生之年未已也而又悠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蓋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餘末緜奔真徒切欷歔嗚咽歌嘆痛不盡書先

生有靈武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皋比一變至道予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即蚤悟孫吳晚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非所謂老而志不遂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丐申公約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字字句句雖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恥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

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有所讓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以来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箕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強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

後已者扵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扵勇撤皋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橫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其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寓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扵尚饗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切琢（馬谿田崔後渠）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鄞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慙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採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鄉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麈周訥溪錢緒山歲寒節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立時

善利圖

到任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蕪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玄請看魚躍鳶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為真納交要譽中何用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輪竟甘苦疾徐奈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耆伊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為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雨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皷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

點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意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騎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晉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
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屢喜莫春天童冠沂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丟過自己負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任夫但得
嬰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忮求不忮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
渾是夢人情反覆總成癡聆賢聆聖千年事不
欲不為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閩閩濂洛是
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真為不易尋若向靜中
緣得透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
未畫處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
常防檢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即是
能收處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劄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
芻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
爲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倘非一介
嚴辭受千載誰爲辨劄烹
千載誰爲辨劄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
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
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盲矣詩人
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爲供塵情摠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
皇時

偶書

揭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
空洞否池蓮窓草正芳芬

揭來學問尚玄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宣化汝剌史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猶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閒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哉秖因接引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来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秖因自己
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爭做箇義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絶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奈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洋洋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爲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
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遥到
百年

馮少墟集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奇瑰頴出西士起家已丑進士儲秀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殺然聯
跋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跋直氣陵霄讜言犯
闕侚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
瀟然四壁脫屣凡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閉閤足不履寢闥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閭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恻
井閈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洊舉遺佚嗟
嗟不拜賜環馬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素剥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畴鄴而求舊人
召賈傅於宣室起唐介於喬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其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蚤以數
月不言見幾子與氏奚必信近聞勳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杜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
來有待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後日江關倦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校閒柢隙假公濟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而諡諫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狠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咤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塲之弊而汝寧劾之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滌索垢發科塲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蔑汚大典適益重其咎伸之罪耳至於參論王教又揣摩上意為之不知近日皇上不遽起王遵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欲需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皇上之惑不然何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曉曉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裹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
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
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
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
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頑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
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工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我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遲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童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我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於翟蘗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

勑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罪

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

戒怒以圖算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杆

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

心豈可欺乎況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

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

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

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頑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
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章奏以貽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覲期時從吾灜等西臺已六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旹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廌藁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不知為誰盖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是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巳旹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為校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公世達將入門瞻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少遂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兢勸至仁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而笥存之

請告疏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内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柰夙病劇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柮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絶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来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疆埸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免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廉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塲則溝壑徒委補報末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隮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爲申飭放關引鹽以絶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塲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往它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 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革除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核本塞源之道本院奉 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為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為鹽政委托得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大包扦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舡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弊實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即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夏船夫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牌發該道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風力優處如視為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參究各具遵行過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為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按兩院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後如有別項需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為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咎將誰諉揆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風弊故意觖延不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參提重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為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同違玩吏書解院以憑重究發遣決不輕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爲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驢駄車載堆垛園內春築大包上船稱殘引影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爲鹽政大蠹咱法嚴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

襲爲奸壞之已極卽今虧損　國課壅滯積引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爲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場登時拆毀仍拏作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以致各奸聞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爲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
向來沿襲爲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革各商
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
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茲任方新奮然
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
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爲此仰本官照牌事
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浦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
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宅年故
習聿新今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
致風兩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違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爲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
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
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以乾沒主利卽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卽有一二不然亦以博鋪牙之脅制爲利幾何爲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目日壅積厥本原皆此輩爲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爲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卽時分夥此等家人卽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旣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遲覬覦撒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爲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茲土查有該縣已故鄉官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查報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卽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有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宦文集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以憑施行毋得違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爲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廬聞已物故深爲世教民風痛悼爲此仰州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上書理學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

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齎送伊子收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幷取回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爲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近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其人曾運到洛口鹽園鹽若干其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其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清查眞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已曾運鹽到園者爲奉法良商本院卽行司紀錄優奬如往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運者卽係無藉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爲申明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尤爲奉法其張納訓賈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俱觀望全未領運卽係把持煽衆棍徒俱應分別懲勸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迎出以示優奬其餘二十四名卽行登簿紀錄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

五名嚴挈各正身即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忝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為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充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該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徃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壅閉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為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橫行夾帶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闕為之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闕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顧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

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鹽規制仰司即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塲兩關榜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毋得展轉以覬虗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　國課下悞各商也據招䝞詐搶奪既屬虗情路上等本當枷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爲首路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爲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得平原縣隱士石瓛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心性命行誼久孚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真誠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爲此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平原縣動支堪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爲隱士石瓛立再動銀三兩折羊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馮少墟集卷十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令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莊于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絶學而関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関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儁彦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関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閉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惸惸所著関學編四卷始于橫渠訖于秦関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户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册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関學名為関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動矣余不肖鄉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菴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為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强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已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追其後也鶩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蝕淵閣西諸君子尚守鄠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扢之哉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卮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于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閔學明而濂洛以下弒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鄉人以為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酆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撐持埳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翑起厥力尤藉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禄而光禄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釣天並奏一時學者歛然嚮風而閔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内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慈其真能致良知可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蓋田嗚呼盛矣學者頫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嶽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僭妄論著文

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于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境縻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沫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衰儒風可立漁陽之十得
豉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上卦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真宗加封上卦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關學編目錄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戩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季明蘇先生昞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奐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恭懿

維斗蕭先生　奭　伯充呂氏壻附

寬甫同先生　恕

從善韓先生　擇

伯仁侯先生　均

士安第五先生　居仁

悅古程先生　珌

卷三

明

容思陂先生　堅

默齋張先生　傑

小泉周先生　蕙　卽之張氏鉞附

大器張先生　閌　仲白李氏錦附

介菴李先生　錦

思菴薛先生　敬之

平川王先生　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柟

豁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雲林尚氏　垣　爵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愧軒呂先生　潛　石谷張氏　節
正立李氏　挺附

蒙泉郭先生　郛

秦関王先生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里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其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慰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顧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

御史棄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蒼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風卽召撿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貴者輒麤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秖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聞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尭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鄜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踰以為負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車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辛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蓰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踰使無犯法閒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狥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戝之狂直宜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生力為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殁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卽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

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坤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已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爲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侯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乎謂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謂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誚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薾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寞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衰麻飲奠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已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囘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為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往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姑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必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縣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

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宮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

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稟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

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銘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爲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逅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鄜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孝廉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嚼命門人負擇載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覽强記眞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弼襲爲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視篆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闕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議官不就後徵為糺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搢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實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

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爲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殁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

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貧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隆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輿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禄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斟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嬋蛻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蕢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斡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宇木魯聃羽為

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孟孚字伯充其先河內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為祭酒舉為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為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應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疑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甩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賛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淺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
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
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
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斃
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擔石
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先生𣂏
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
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
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曰不

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
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榘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
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
疑爲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
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
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
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

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弼弱冠從同寓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准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

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瑁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爲戒況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

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爲人醇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爲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馮少墟集卷二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頴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縉

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儗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應

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岩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

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漏乎有絃誦風阮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阮禪不遽赴

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逆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嬰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吊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　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察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固若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闕

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膺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獻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聃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　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璡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頴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辭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儉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甚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昭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寐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柰有寒疾不可以出況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皐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景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

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為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己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讀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坊若千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

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為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頹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其召之役則往役後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倨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可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謂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塵寰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鏁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絶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千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瑒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楊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附之張氏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

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禀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氷蘗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刀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

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辦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横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兵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蠹齋慱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鉉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温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為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　闕抗章明其無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

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爾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梆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樂政畬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後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殁之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殁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澤聞鳴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赤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溪高先生儒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長大椎偉髯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棄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竝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殁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適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毋嗜韭毋殁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勤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賚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牲畜數十給之筭息為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董數十人皆摳衣門墻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過人無間人省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栟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

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俏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一人力也裒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敏為 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敏公巡撫日也端敏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胳齊不齊謹當謹太叔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

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

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

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于祀焉用備為弗聽及　上至秦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槨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

世廟所重賜

獻皇帝虐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

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葬鼎靖戍戌五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侄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棄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徽先游久之贈詩

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刋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薰婚禮用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攄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冢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季孝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址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絕人羣北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儔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手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

與群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父尋俞猶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

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遣第栖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

乙丑

故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為迂弗恤也孫行人矧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況師乎及迈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

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銜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嘗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罷為位而哭門無賓客

饋遺時何粹夫塘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雖如也會西夏搆亂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況

主上過漢文遠甚柄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
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
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
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遏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
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
崔仲鳧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
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
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

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
晝夜衣不解帶寢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
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
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
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
既而馳幣句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
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
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
焉鎮守閹廖鼐以豚米郤之廖素張甚乃戒使

者曰凡過高陵毋憂有呂公在也有客以無金乞居聞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夷敬慕如此

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

而知要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櫨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踵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椎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已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艱滅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與水利善政犖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十餘人閩中林頠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櫟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絶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鳳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

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篆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自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嘆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

王來　關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歎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

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共族衆姊劉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于謁人亦不受人于謁不事生產既殆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鯁然兢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遂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温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閣中傳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謂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鳥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在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游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　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遠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禪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亹亹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若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奕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

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蓬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窃視

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瑾竊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寘瀘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

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遠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參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為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璽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大諫先生迂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已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瑩曰先生天禀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慶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仄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

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

先生幼頴敏絶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幷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

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　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元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王公曰昔鏡未

開可得藏垢令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歙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令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温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徇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塲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

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並相將而
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
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肯以慎獨改過
為致知工夫勗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
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
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
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玭爵字宗
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參議公隨父任
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豁田先生譔

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
稿雲林集

解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解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
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
故貧年一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
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欣欣也
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
稱宇宙間兄靖以椓誤罷法先生徒步百里外

申厥寃遂竝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執弟子禮往拜其門公睜先生貌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為不及後與楊椒山楠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為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為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豈跅弛將劾之跅且具會鄉人有以喪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物毀瘠踰禮廬墓三

年有冬笋馴兎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歛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梠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逆閹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葦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栲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竝未有桎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鋐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

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懣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遣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

上建醮高玄殿災火圜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為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已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慷慨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為人硜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淡濱諸君子為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麾寵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者誠深以故鴻鑠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鏘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夷寡蓄恥恥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為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為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

嘉靖壬辰進士為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為時名臣先生幼頴敏讀書即解大義嘗秘書克已銘慷袖中時為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為法于是學益力而舉于業亦益入理為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校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亡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皆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閭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殆

則哀毀幾絶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或有過即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郭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惺軒也當道旌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祉等交章以先生名上

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為祭酒蒙泉郭公亦為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先生為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為主盟乃戊寅六月一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為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幡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為諸生四十餘年竟尼于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為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遷授訓導職銜云公為人方正介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悔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為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頫仰會有　詔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切又講學豁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許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顓顓競雕蟲之技時蓋
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
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
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
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吕師會葵遂不
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
馬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
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
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
爲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
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
申應選先生咲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
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先生處脂
潤懋然不滓蘗剔奸鋤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郡
倅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汚蔑
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爲白其誣萬
曆庚辰出守馬瑚馬瑚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嚚

先生恩威竝濟禮讓躬先鄉勇數十輩從其譯酋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以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曰貞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閑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寧不恨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

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鬻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祠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欽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為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為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憮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為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為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

食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為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優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瀧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計已卯遂復如京提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瞻關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薹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為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

合志同方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童子潘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彭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為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平修嫮惇倫

篤于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昆弟怡怡夫五旬大耋普不繼餬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為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慳晦無多寡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却埽即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閒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若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關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有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

開學名也開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為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春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羲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吕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則堙没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義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于渲淵之闇然亭

疑思錄後跋

夫信與疑相反也不信不疑不疑不信漆雕開謂吾斯之未能信夫子悅之遠讀馮先生疑思錄信耶疑

耶領其旨要允哉闡示令
人豁然悟洞然徹髑髏處融
通心花頓放何為其然也
良由真積力久實踐船行
一理渾然萬物皆備鳶飛
魚躍之趣春風沂水之樂
無往不在隨境皆會聖經
賢傳先得我心之同然辯
析問難惡聞經書之真詮
夫豈口耳記憶揣摩擬議

者同日語哉其曰疑思即不違如愚之真境也先正云拾得紅鑪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氷味哉言乎惟疑方以得信惟信益以得疑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居之不疑斯所以為行違曾之三省顏之未由孟之三反至于孔子亦曰何有于我知孔子之何

有即知馮先生之疑思
教下咸寧劉公遠謹跋

透悟蚤自束髮以至立朝廉不
以洙泗道脉為已任力行實踐
體用兼該窮達一致如水之行
地洋溢澎湃莫所津涯原其本
于一生六成者涓涓自若也如
木之敷生枝葉扶踈華實條暢
歸其根于勾萌折甲者息息自
若也嘗觀其謂門弟子曰不節
哀樂喜怒不可以言養性不盡
子臣弟友不可以言躬行不力

學問思辨不可以言工夫不明
仕止久速不可以言出處諸如
此類語不涉玄渺功不越庸常
而聖賢實詣工夫了了洞洞令
人痛快猛醒服膺終身且也以
身為教無行不與燕居獨處一
語一默一步一趨皆足以法凡
一切開示諸生語悉勒頊珉弗
啻蓍蔡奉之苟非存神過化夫
有孰于人心者烏能得此達不

敏叨聯世講又藉鍾鑪今萬曆丙辰入令江寧豐岂之區人文炳蔚名公鉅卿崇尚理學明道陽明書院講集彬彬以脩明關閩濂洛之業猗歟盛哉吾鄉曩所綴辭學疑思諸集先生之言教身教具在諸名公序之詳矣都人士購之如求赤水玄珠達有藏篋舊刻不敢自私捐俸重梓以廣同志雖然先生力排二

民正人心斯集當為六經鼓吹
如孟夫子之好辨豈得已哉至
于無言而時行物生且求聲臭
而不可得矣以語錄為由茲以
譚則上智之士當有會心得